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八十七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朱忻

謄錄監生臣孫祥鳳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八十七

宋樓鑰撰

行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致仕贈太師王公行狀

曾祖本累贈太師魯國公妣陳氏贈魯國夫人

祖登故任承議郎累贈太師魏國公妣陳氏贈魏國夫

人

父師德故任宣義郎累贈太師楚國公妣時氏封魏國太夫人

本貫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王公諱淮字季海年六十有四狀

王氏系出太原五季避地至婺居義烏之鳳林後徙金華遂占名數八世為儒至魯公守道自晦始闢家塾延名士以訓子孫政和二年魏公以科第起家知潭州湘

潭縣是生四子次曰師心繼踵世科仕為吏部尚書終
顯謨閣學士其幼即楚公也侗儻有大志義風為鄉里
所敬故翰林學士何公溥志其墓公生于靖康元年六
月七日幼穎悟粹溫凝遠寡言正色顧瞻步趨率有彝
度力學善屬文紹興十五年由漕薦擢進士科調左迪
功郎台州臨海縣尉郡守蕭公振一見即以公輔期之
郡事多委公裁決捕盜應格不就二十三年秩滿循左
從政郎蕭公帥蜀辟以自隨已而召還諸公爭欲羅致

公曰受蕭公深知故奉親為萬里行詎為利祿計耶既歸授國子監書庫官改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二十七年為省試點檢試卷官知舉湯公鵬舉薦除樞密院編修官冬兼檢詳諸房文字二十八年改左宣教郎八月為祕書省校書郎二十九年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既入館屏遠人事益讀未見書假休亦入抵暮始歸一時名臣汪公應辰史公浩虞公允文陳公俊卿劉公珙雅相器重三十年再攷省試知舉朱公倬尤知公詔舉臺察薦

公及史虞劉四人四月擢監察御史六月遷右正言首
論大臣矜勢以養尊小臣持祿以遂私二三執政以括
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朝廷以正百官體貌大
臣勿假以權刑賞黜陟之柄一聽于上使號令無紛更
官吏無數易則其他將不革而自去上欣然嘉納公自
以不世之遇論事益切其大者論時宰初無素望偶中
科目權臣引之要途致位公宰竊弄威權動循覆轍假
封駁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其言既罷政又論其植黨

營私懷謖迷國竟錫其職又論大將劉寶之在鎮江私殖貨財陰交權倖方命拊克之罪而罷之此外遇事必言言之必盡時高宗更化之初興滯補弊公所言無非經綸要務嘗謂道揆正于上則法守明于下乃者用事之臣持已私以專國柄四方奏請有送部勘當看詳措置之類當處以無心總要聽成以詔廢置而已今乃均是事而有前批後批之殊同是法而有元降續降之別情法不相當則云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無法可行

則云如朝廷特降指揮于本部成法即無所礙變舊章而惑觀聽有司失其守而名實亂矣欲望明詔大臣令各以成法來上盡去宿弊或依違遷就則坐以違制御筆令三省六曹遵守此實公之相業也眷遇日隆且將大用三十一年正月轉左奉議郎四月丁楚國憂上聞之惻然因諫議大夫何公溥入對就令傳旨慰問亟有金縢之賜隆興元年服除孝宗勵精政事妙選部使者是冬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除科鹽之宿

樊洗滯訟之冤枉治最上聞乾道改元召赴行在陳責
難之說必欲致君子堯舜又奏監司郡守數易及內治
外治之策尤詳上皆賞難且曰卿居言責有補治體四
月除秘書少監又以公端厚誠慤五月兼皇子恭王府
直講六月兼國史院編修官未幾皇孫降生申乞檢照
典故有沮之者與外任三年閏七月轉左承議郎十一
月起知江州四年奏事改建寧府仍舊職對祥曦殿陳
擇將備器簡兵足食四事又言差役關征賦籍權酤水

早義倉典獄御軍之要既赴鎮人熟公仁厚炷香以迎
莅政尤以慈祥清簡崇風教務節儉為先明年就遷轉
運副使尋有召命言者尼之公亦力辭而止始建谿用
浮梁潦水則撤去行者告病公命以石為之既去而橋
成榜曰平政生為立祠八月轉左朝奉郎六年六月改
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入奏閩中利病及建劍汀邵
上供銀悉施行之奏事畢上令一至東宮皇太子以師
儒之重加以拜禮公于詳謝之際尤切哀矜直欲使無

一人之獄又切戒豫借折帛之擾冬轉左朝散郎七年
天申節上壽奏浙右水災欲令許浦水軍任疏鑿之役
又言州郡任情或以輕罪編置失太宗奉法除姦之戒
賜田之家或取民間已佃之田所當禁止縣之推吏當
行重祿盜販權貨配隸加詳上曰議論切當朕所簡注
八年十一月除太常少卿十二月兼權中書舍人九年
閏正月兼權吏部侍郎二月兼太子左庶子四月兼權
直學士院七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論軍興以

來上下相沿事干機速則先施行而後書押朝臣除授
亦有先次供職者望申舊制正救于未行使天下不見
其過九月兼侍講十二月兼太子詹事轉左朝請郎封
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淳熙元年陳覺民非隨龍
而援例轉兩官龍大淵已致仕而越例求恩數執政罪
罷而猶除資政殿皆封還之訓詞深厚得王言之體十
二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依舊太子詹事二年
知禮部貢舉上俾擇文學行誼之士薦鄭伯熊李燾程

叔達三人皆被進擢張說罷樞密除太尉在京宮觀力
陳其不可竟奉外祠三月以東宮講易徹章轉朝奉大
夫四月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公在禁林晝接夜對
退不以語家人無得而傳焉閏九月除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進爵開國伯公懇辭上謂卿存心至誠學
有淵源及倚用之意且戒以推誠待遇將帥同濟國事
有曰人臣須是徇公不當邀權古人有願公無權之說
又嘗曰樞密每事詳審有未合法度處必將上理會甚

善朕亦從容多暇又稱遇事無私詳練謹密深賴協濟
四川制置使范公成大奏郭鈞馭衆無術幾致生變命
龍雱體究上曰成大所陳則鈞之罪大雱條奏亦有不
然者公奏雱謂其留心軍務但繩治弛墮甚嚴乃是稱
其所長然謂僻于自用剋剥侵漁勢不可復留因薦可
代者六人又奏江西捕茶寇真是有功行賞太濫卻須
核實此皆大節目也其他應酬邊事如湖北之夷人占
城之劫掠皆因事制宜隨即帖息高宗慶壽奉上尊號

為篆寶官進爵東陽郡開國侯三年申議使湯邦彥使
回上怒金人無禮公奏天下為度惟當講自治之策以
待之四月國史日歷書成轉朝散大夫八月授中大夫
除同知樞密院事上又稱公盡公無私裨益為多簽書
樞密院事趙公雄留身奏事上又語之曰王某難得卿
宜同寅協恭徭人姚明敷已就禽而率逢原擅入多殺
文州蕃部漸就安業而李昌祖誘殺降人公皆謂不足
為武徒傷好生之德上皆令體究責罰上言中宮躬儉

誠信太子溫恭儉薄本朝后妃多賢朕自以為幸所少者則是功業未成公奏功業雖中主可成齊家治國非上聖莫能及上曰然德行為本功業次之嘗宣諭十年來欲令宰執進呈退將得旨文字再具熟狀進入朕再行審閱批出然後施行既免專擅之嫌且無遷令之患參知政事李公彥穎奏曰此光武以吏事責三公之道也公奏唐制宰相奏事止是口奏曲折或賜茶而退即作聖旨施行國初范質等係前代舊人懷不自安始曰

具事目進呈退就殿廬批旨然後上馬令若再經審閱然後付外則事無過舉人無可議亦保全大臣之一端也翌日又命進擬仍注鄉貫于臣寮姓名之下公謂除授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耶不敢以鄉曲故舊而廢苟曰非才亦不當以己私而庇之上曰善郊祀克儀伏使禮成進爵開國公四年六月除參知政事時宰席久虛公與李公同行相事五年三月知樞密院事十月拜大中大夫樞密使公在右府憂邊思職約束諸軍擅差

白身人任職事揀汰筋力未衰屯駐離軍人改陞等為
合入差遣禁黎州所部邀功生事撫存草莽山招到作
過人措置歸正添差員闕及冒名承代之弊安邊鄙以
懷遠人動中機會江西賴文政郴寇陳峒李接之變淮
陰劫寇等公應酬羽書號令賞罰明審平當上亦稱其
毫釐不差又嘗顧簽書樞密院事錢公良臣曰王某臨
事至公遇事不曾放下卿宜協贊又曰向來大臣不知
兵所以用兵多無成功今卿等究心軍務朕復何憂錢

公亦語公曰近郭棣嘗云蒙宣諭王樞使在西府數年
不曾錯了一事六年四月日厯書成轉通議大夫八月
會要書成轉通奉大夫九月明堂克禮儀使或請主兵
官置親軍者宰執謂主帥不可無此如韓世忠置背嵬
卒能成功上欲令三衙建康主帥相度聞奏公獨曰若
令主帥相度孰不願置此軍恐內有肘腋之虞外有尾
大不掉之患世忠等輩當艱難日握兵于外置背嵬等
軍以募死士今無事而置此他軍必謂主帥自有私人

不肯為用又請受賞給勢須加厚怨望日生萬一有警
使之擇勇敢出死力亦何不可上曰卿任腹心之寄長
慮卻顧如此真善謀者也嘗論立賢無方而或言閩人
不可用者公謂固有章子厚呂惠卿蔡京蔡卞然曾公
亮蘇頌蔡襄陳襄亦閩人也江浙固多名臣亦有王欽
若丁謂輩顧人主所以用之如何爾上極以為然七年
八月詔公今後垂拱殿及後殿奏事並免宣名賜宴隱
秀上曰朕比來臨事未嘗苟且近欲按軍法誅成光延

等王樞使言平常寇賞格比北敵戰功減半議罰亦宜
如此朕釋然而悟稱獎久之公復奏曰敗軍之將罪固
當戮聖恩溥博遂從寬宥臣何力之有十二月四朝正
史書成進正議大夫食邑實封滿萬戶封信國公公執
政累年謹守成憲執內降之難行者張說之子薦以水
教溺士卒褫官封還叙復詔命至于再三乃止守邊統
兵之官各當其才孝宗明見萬里公區處軍務率皆合
宜眷意益厚公歸美君上無一毫矜伐之色人望愈歸

之八年九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授光祿大夫封福國公累月亢旱至是大雨露足人心闡懌公奏事力辭上曰卿直道自將知無不言朕所信用卿而不宜尚誰宜者又曰卿等朕所倚信當盡言無憚公對曰有君如此苟為緘默豈不辜任用之意右丞相趙公雄罷政朝中蜀士率有去意公曰若宰臣一出而引用之人相隨以去是激之使為黨也皆以次進遷于是始按堵矣大拜之初好進者蟻附踰月無所更易或問之公曰此正奔

競之秋若驟爾陞黜非惟有駭觀瞻尤非平日所喜也
旱勢既廣力贊荒政起李椿于休致以次對帥長沙知
南康朱熹擢浙東提舉以為郡國之倡兩路出粟專濟
邊郡歸正之闕食者借貸二麥種子戒飭檢視官司甚
嚴孝宗遴選從臣皆出獨斷版曹闕貳俾公擇才因薦
曾逮周嗣武皆從之尤見責任之意公為閩漕時侍御
史李處全嘗論公召命至是公謂處全久閒若不錄用
將有私憾之嫌奏起知處州同列皆服公之仁朝士有

論朋黨始聞五鬼七殤之目者上以為問公曰此乃不得志者所為示之以靜則無事矣金使魏正吉朝見執書未進公諭以禮而正吉郤行欲退公即奏請皇帝還宮降旨別日引令館伴議之次日卒如儀而去樞密副都承旨王抃竊弄威柄招權納賄軍機邊事輒用白劄子徑作得旨行下朝廷又不預知士論籍籍無敢斥言公憂之已久至此頗甚造膝極陳上始為之動色既而欣然開納曰非卿盡言朕不聞此當為卿斥之後數日

上又及之公奏近習弄權人主鮮不以此受謗一旦斥去中外無不服陛下之明斷既而宣諭欲改用文臣公曰救弊之初當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力薦蕭燧以待制為之上嘗諭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欲如此今後有合處分事只與丞相議之上曰朕欲獎用直言以起治道而好名之士至于以虛為實毀譽亂真豈朕所望公曰誠有此病然不可因噎廢食必欲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非獎用忠言不能濟也會章穎輪對上

以為言涉沽激全無根蒂自王蘭以言進用一傳而為
劉堯夫此後如周洎鄭建德輩妄肆臆說相師成風不
少示以好惡則此風遂扇而章穎又有甚焉欲批與外
任以卿前奏故留至今公奏頃以象緯失度陛下畏天
求言搢紳當不諱之朝以言相高恥不相若雖入于激
訐而不自知士風如此良亦可賀或加阻抑則有諱言
之諱莫若獎其切于治道者好名無實置而不問以示
優容則自各安其分矣上稱善久之豐儲倉蠹弊上聞

有司請窮治公奏將有不勝治者欠數雖多歷年亦深
吏已隨所犯流配官則更易已多難以令見任人獨任
其責上即蠲之知夔州林栗奏譚汝翼之罪而汝翼亦
伏闕訴陳有旨索案而栗奏譚省劄上怒其擅格君命
錮秩罷之大理當汝翼死罪公以其與夷人殺傷略相
當又詣闕聲冤欲貸命編管內地處以不死潛消姦宄
之心又奏栗廉介有才學此亦無他上曰少俟復職除
二廣監司恭涪忠萬饑公奏去歲荒政施行略備蜀遠

旱傷尤當賑卹乞就江陵及總所各撥萬斛以濟之職
事官闕上令先及侍從薦舉人公拔其尤如羅點陸九
淵彭仲剛劉清之並與職事官莫叔光趙鞏除刑定官
武臣鄒詡乞大減任子之數以清冗官上付外集議公
奏去郊尚遠姑令熟議若行之當自大臣始遂定宰相
十人執政八人侍從六人卿監四人帶職員郎以上三
人致仕遺表裁減有差上曰張大經說近日差除頗協
人望亦欲卿知上又曰黃洽稱成都除留正甚當以得

人為賀朕諭以近日進擬莫非公道二人皆臺諫也公奏聖主在上賢不肖較然稟受聖訓庶幾寡過敢不竭誠以圖報嘗因進擬宣諭曰選得甚當丞相于人物不苟如此公奏臣于人物恐不能盡記自有手記有繙閱十餘過而不得其人者何敢輕也九年七月為明堂大禮使九月拜特進左丞相進封冀國公監修國史日厯提舉編修玉牒詳定一司敕令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

士林誦之是日梁公克家拜右丞相同心輔政上益傾
任之公首以用人為己任以館職及郎官多闕欲召試
及選治郡高第者為之于是薦召蔡戡謝師稷周頴尤
袁林枏鄭僑羅點鄭鏐等又以張杓傅淇徐詡王正己
京鏜等分為監司一時翕然稱為得人戶部申明赦文
蠲閣稅租之外其餘赦所不載者欲起催則浚饑方蘇
恐致重困公奏嘗令計之為緡錢三十七萬有奇若朝
廷補其經費方可蠲放上慨然從之明堂訖事上以任

子減前郊幾半公奏仁宗時韓琦等減任子猶不免紛
紛陛下行之既盡人情後效不止此也十年以太夫人
將八十久任機衡求退甚力上不許嘗欲行推排事公
謂同列曰非不知其利以臣寮所請而行猶或可緩若
作直旨則奉行過當利未及而害先之吾輩在此見民
所苦當如疾痛之在身可不救乎天長水害七十餘家
或謂不必以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
盜賊禮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母矣因擬

周極安豐軍公奏跣之士緩急可用臨難不顧其身
小廉曲謹者未必能之平日愛惜人才正為此耳對境
報金主歸上京所差人使權止一年公既陳設備之詳
又謂接伴亦不須遣蓋彼既止吾使之來亦難受彼之
使上意恐啓爭端已而敵又報使人更不差發上曰卿
言乃驗于今豈非真廟謨哉十二年十一月為郊祀大
禮使高宗慶八十議典禮賞賚甚詳既被命撰尊號冊
又又為禮儀使禮成轉兩官力辭恩許回授十三年三

月象緯告異求解機政章四上不允九月公喪長子求
去愈力天語開勉又不敢去國史院進四朝國史列傳
秘書省會要為禮儀使玉牒又進書力辭官進封魯國
公十四年以旱又求去上一日以手札問樞密非古制
晚唐不足法欲罷之人吏併歸三省公奏廟謨雄斷非
臣下所及未敢輕對乞少俟籌度已而晝度夜思基命
之地軍中稟承號令習熟見聞一旦更張非所謂振士
氣又批貞觀開元兵強天下其視唐末密院豈係輕重

哉公又奏祖宗規模既定難以輕改上令促擬指揮且曰此于兵將別無利害公奏唐之盛時兵柄在外藩鎮權重不無疑貳故置監軍事從中覆後患其難制又建本兵之地謂之內樞天子臨朝親加裁決實收天下兵柄以制外重于軍中豈無利害與其行而中輟孰若小忍以待大業之定其事遂已高宗不豫公諸依唐貞觀四年典禮權不視朝以見不遑安之意逮升遐扈從于德壽宮門外一時典禮皆參畫成之克撰謚號冊文官

及陵名廟號克上冊寶禮儀使公撰冊文號大手筆稱
天定謚衆說競進高廟之號公力主其議及定永思陵
名因山之役事緒非一皇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調
護尤多兵部侍郎林栗乞增置遺補御筆欲除薛叔似
許及之二人資序才望相當否密具奏來公復奏曰陛
下方修廢官遴選在廷難逃聖鑑雖非臣所敢預知然
二人資序才望實與官職相當上乃出命蓋孝宗無事
不與公議如此者非一謹著其大者公又以親年益高

上章丐外議政復不苟同十五年高宗祔廟禮畢請益力五月除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內殿朝辭褒諭勞勉至于再三退辭東宮慰撫尤厚宰執百官郊餞奉版輿還鄉極衮衣畫錦戲綵之盛又以便親求閒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明堂大禮加恩積食邑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五千七百戶十六年歲旦詣鄉校講釋菜序拜之禮齒于韋布間二月光宗受內禪以詔書咨詢初政略曰卿曩以經術羽翼朕躬以德業股肱聖父周旋政地十

有四年凡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與夫因革損益之宜可
以裨朕者其悉以告朕將受而行之公奉詔感泣遂奏
疏曰初詔求言中外之臣咸得條奏不遺舊臣復加特
詔臣受國恩至深至厚此而不言臣則有罪天下之事
莫難厥初歷陳盡孝懋德奉天敬民用入立政六事又
言高宗壽皇如堯舜而以禹處陛下又力言禹之所以
繼舜者以對有旨建節開府儀同三司會魏國薨候服
闋日降制公執喪孺慕悲泣無時不肯少近滋味仲秋

中使傳宣撫問賜內帑銀絹七百匹兩為賻公親具表謝纔數日忽語諸子曰六十有八卦氣已盡而衰苦衰病如此其能久乎主恩未報母葬未舉為恨耳遂乞休致口授遺表戒子孫忠孝無一語及他前一月大星隕于第至是神色不少變夜漏下一刻默然而薨實八月十二日也拜少保致仕遺表上聞兩宮震悼輟朝二日贈少師賜銀絹一千匹兩親屬一人添差本路幹官以護葬官其子若孫七人卹典甚備殄瘁之歎中外所同

紹熙元年十二月甲申葬于婺城之北十里許隆壽之
原紹熙二年贈太傅五年贈太師皆以諸子陞朝該大
禮恩也娶何氏左奉議郎知温州瑞安縣紳之女封冀
國夫人後公十二年薨子八人長曰模通直郎監西京
中岳廟次曰樞朝散大夫新知岳州軍州事次曰機通
直郎監西京中岳廟次曰樸迪功郎次曰棟朝散郎通
判臨安軍府事次曰機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事次
曰櫛朝散大夫新知辰州軍州事次曰栻修職郎新監

台州支鹽倉模機樸皆先卒女三人長適故宣教郎通判平江軍府事姚頴餘皆蚤卒孫男十三人儼承奉郎儀倫俱承務郎億將仕郎補承奉郎脩承務郎侑仍承奉郎似偃儔信倖孫女十一人長適迪功郎新建康府府學教授程玘次適將仕郎姚元特次適姚元哲次適從事郎信州貴溪縣主簿趙汝鏐次適將仕郎丁嗣延餘未行公神宇秀整雅有丰度清虛粹夷望之自是風塵表物加以問學邃深詞藻贍麗蚤步清要輿望已屬

中雖遭迴晚乃際遇孝宗皇帝以不世出之資直欲鞭笞四夷以遂大有為之志一時進用多趨事赴功之人淳熙以來益務內治選任儒雅厚重經遠好謀之士而公為之稱首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國家左右相之下則有參知政事右府則有使知樞密院同知簽書凡七府公獨遍歷以王端揆近所未有也孝宗聰明果斷臨照百官公以寬厚精深調娛萬務守法度行故事大綱小紀持守無失取人才則先器識治民事則務優容理財

則不為苛急論兵則尤極周密賞不遺勞而裁其濫刑
必當罪而歸于寬中外之官各當其職方內又安君相
儆戒上無驕盈之迹下無危溢之憂至今言治者必稱
淳熙之際焉天資謙謹輔贊彌縫而藏諸用者外人不
得而見其所薦進能盡其才而避遠名迹若不自己出
蓋有受恩而不自知者冲澹寡欲自奉至薄食不重味
衣至十年不易素不喜酒外物一無所好屏絕聲色之
奉一意篤學聚書數萬卷無所不觀雖機務業委退坐

靜室飲食亦不釋卷夜則使子弟讀而聽之制誥尤有體要一時文學之士皆出衡鑑上選詞臣必以密訪之有詩文制草奏議四十卷藏于家聚族餘百口上奉慈親既極其誠敬友愛諸弟任子恩先以及之撫息遺孤居無惰容家人不見喜愠之色不治生產門無雜賓功總之慘素服盡禮皆當于古人中求之鑰不肖再點朝行負丞太府忽有容臺博士之除上問班序反下若左遷者公奏議禮之地最當擇人而近歲乃以序遷臣所

以為此者欲重其選也。鑰何足以當之？有以見公知遇之深，雖以私諱不及就職，至今不敢忘公之薨。一紀鑰之投閒亦久矣。樞等以行狀為屬將以上于太史氏，仰惟公之備道全美宏才遠業，鑰何足以知之？謹叙次爵里履歷行實之大槩，參以見聞而書之。蓋公之為善不可勝書，徒恐辭費，又不敢以溢美也。嗚呼！高宗擢之言路不及大用，孝宗眷倚最久，經綸未究而乞身以去。光宗以舊學之重待以為政，而公不勝喪矣。此搢紳之所

重歎然自古稱君臣遇合之難而善始以終者尤為罕
遇如公之受知累朝哀榮終始士之致身至此者有幾
亦可以無憾矣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八十八

宋 樓鑰 撰

行狀

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

曾祖元吉不仕妣何氏

祖洙皇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妣陳氏累贈太碩人
父思溫皇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累贈少師妣王

氏封恭人累贈越國夫人

本貫慶元府鄞縣武康鄉沿江里汪大猷字仲嘉年八十有一狀

惟汪氏派出黃帝得姓尚矣然自歷代以至本朝未嘗有一顯者宣城鄱陽上饒四明諸郡大率皆出于新安英濟王廟食千載後裔繁衍宦路相遇多講宗盟祐陵時大司成澥以耆儒名翰林學士藻以文章顯嘗謝司成薦舉止用張衡思立賦汪氏龍魚及檀弓童汪跼事

且曰遙遙譜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魏晉之
遠莫廁崔盧之間槩可知矣丞相伯彥首相高宗遂為
佐命之臣紹興間簽書樞密院事勅樞密使澈俱至大
位子孫官達相踵端明殿學士尚書應辰以重名崛起
雖不至公輔而道誼風烈足為一世師表此其尤盛者
也公以文昌舊臣歷仕四朝康寧耆艾獨殿諸老抑其
次焉今汪氏所在衆多幾如王謝家豈族姓盛衰亦有
待于時耶公之曾祖處約而有士君子之行受知范文

正公王荆公正奉為鄉先生文行淳備沾丐後學少師
紹興初為太府少卿兩浙漕使風誼尤高搢紳推重生
四子公其仲也始越國方娠公之從伯父夢應真受生
產于叔父吏部鄞縣丞之官舍生而岐嶷骨相穎異四
歲誦孝經能對客問學中所講論語孟子輒述口義以
示同舍一日千里儕輩皆畏之紹興七年以少師遇宗
祀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衢州江山縣尉公漸漬義方
曉暢吏道若老于州縣者所部百人默識姓名及幹力

之優劣輒得其用分鄉警捕境內肅然鉤攷滯訟斷之
以理歲在甲子洪水稽天發廩為粥以食避水者又取
鹽商大舟救之存活為多時方申兼經之制以嘗試南
宮公餘肄業再薦漕臺遂中十五年進士乙科秩滿闕
陞左從事郎為婺州金華縣丞處事益明期限必信文
引可以質錢至有以潤其屋者豪民陸氏析產鬻訟案
牘紛積公詰其要謂祖屋枕山長兄據其前而使諸弟
由山蹊以出公曰此最其不平者按圖更分已得要領

又訴義遜及瞻塋嫁姑之厚公曰爾父兄同力起家義
遜有法奉先冢嫁諸姑豈得不厚一婦以衆錢買田託
以嫁資公攷婦家戶籍不滿半頃復取均之且諭之曰
若送所司一門無全人至親不復可相見汝家破矣命
講長幼之禮歎服而退時戶部侍郎李公椿年建議行
經界選公為龍游縣覆實官約束嚴峻已量之田隱藏
畝步不以多寡率至黥配盛氣臨人無敢忤者公獨曰
愚民不識弓步不善度量若田少而所供反多須使之

首復乃可並行李公問當何如公曰凡有不實許其自
陳俟驗實與改正悉皆施行受賜者已不知其幾既至
躬行阡陌唱弓量之目則已默計其廣袤之實吏運籌
久之無毫釐差觀者以為神凡事俱有方略邑人鼓舞
旁縣皆取為法事畢躬納圖帳李公又欲以十保合為
一圖仍與鄰都犬牙相入公曰一保之圖用紙二百番
已無地可展又從而十之不惟不能圖畫亦安所用之
徒重勞費無益于經界也由是諸郡俱免催科辦事談

笑而了不失忠厚二十年丁越國憂星奔哀毀悲動行路服除為嚴州建德縣丞二十四年饑民嘯聚熾甚守禦調度多出規畫以訖無事分都賑給衆中指一夫詰曰是某都某人也蓋居兩都之間而冒請者械繫于前餘多引去事已徐釋之又嘗遜薦牘辭受輸皆人所難能明年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旋遭外艱既造朝有達官使獻生財之說將用以為薦公曰財不可生也生財者必害于民寧甘心寸進耳遂謝之差總

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金亮犯邊饋饟王
師高宗巡幸供億百出公佐其長以辦羣工扈從咸知
公名三十二年賜緋魚袋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文
書盈几目不給視公間摘一二無不切中老吏驚歎謂
未有也或言權貨務左藏庫有羨儲朝旨以諉公躬自
檢校得其實以對隆興二年四月參政錢簡肅公宣諭
淮東辟為幹辦公事九月改充參議官內裨幕府外按
邊陲海泗唐鄧之棄錢公執以為不可公亦贊之雖不

得盡行終免倉猝之變者宣諭司之力也遷大宗正丞
乾道元年兼吏部郎官主管侍郎左選又兼戶部右曹
有蜀士理和糴酬賞吏必欲以小節取會公曰在法有
旁照可驗許比類而行即取其同類者併上之省吏沮
抑尤急公力爭之自是始為定制六月輪對錢公先薦
于上乞與之言察其人物公奏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
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又乞表薦宗子
隨事錄用止注目久之謂輔臣曰疏通詳雅有議論今

日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公自登第嘗習宏辭科
應用之文足以行意在州縣時守將多委以箋奏南宮
名表一出士林誦之此外無他職務同列言于廟堂謂
公撥繁治劇有餘而清簡太甚丞相洪文惠公以此諭
公七月遂兼吏部侍郎右選九月除吏部郎官主管尚
書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妙選僚寮是月以公兼太
子左諭德太子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莊文深
所欽重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官僚同賦

既退公謂同列曰燕既不預無以措辭若出于御製或儲禁為之猶可賡和鄭衛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預也白于太子而止二年為省試參詳官參政林公安宅以戶選同知貢舉就除諫議大夫自言去場屋久以攷校事屬公公為之恊心焉訖事日欲邀公議論辭不往林既罷政獨免于評議六月除秘書少監高宗聖政書成進讀于紫宸殿德壽宮道山清高領袖名士職當修神宗以來會要而曠歲不舉深懼典故散逸率屬

分纂上聞之為置局命宰臣提舉書奏五朝之大典始
備金國來賀四年正旦借吏部尚書為接送伴使上閱
語錄見公敏于酬對處事有體滋鄉之尋兼權刑部侍
郎六月兼崇政殿說書八月兼權給事中孝宗厲精民
事訪問不倦宿直玉堂夜宣對選德殿賜坐從容導公
使言時欲遣察官決獄畿邑公奏使果有滯囚亦且先
次決遣事體太重徒擾諸縣必又甚于監司之臨按不
得不謹于始遂改命通判以行公首以一言移主意自

爾每遇夜對上多訪以時事嘗曰卿為侍從天下之事
無所不當論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正
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公悉進
所欲陳者奏對明白曲盡情偽上多聳聽而行之其造
邇啓沃之際若講義進故事論治道之要具有遺編亦
或削藁而不傳惟見于事功之實者謹書之以池饒信
建水災乞用澶州劉渙收買耕牛之法令州郡廣收糴
以備賑糴論役法則陳一鄉通差物力均差均錢雇人

官戶例減限田之詳又別白里正則專主烟火盜賊者
長壯丁則催科承引令取耆長雇直接入經總制司並
緣法意里正承役之初抑使兼充役者受害為甚至死
必爭又乞改定役法未可輕變廣求衆議而後可以須
遲以歲月若欲寬其困苦當先嚴禁誅求又論亭戶不
充役次以鹽折稅或有未嘗親熬波之勞居近場監貸
錢取息射利為厚且三公尚有限田而此曹獨無定數
反受官戶隱寄又均和買于編民欲將家產及二等以

上依官戶充役又論給賜勲舊近戚以田一得指揮豪
奪占據梁黠者妄指官之籍沒民之戶絕者以為獻藉
勢陵轢州縣至不能誰何寧忍惠及一家而使人重罹
其苦自今惟當錫以金帛使自求之又論籍沒財產止
可行于強盜囊橐官吏犯贓之人然朝為富室暮為窮
民流離凍餒已自可念至有倉庫綱運負陷官錢而致
破家者宜有以處此欲應以欠負拘產不在給賜出賣
之數計其租入償欠既足則以給還使復故業以至廢

鄉村私立稅鋪罷官監酒坊及陳萬戶酒之策嘗因輪對論銅器之害則曰產銅之地不發浸銅之水漸涸鼓鑄重費楮券弊深洩于邊境而法不嚴壞為器用而官不問若立用銅之罪重于銷銅之人居官而使人為器用者坐以贓私罪則法乃可行論捕酒之害則曰民戶遭劫盜者猶有官司可告盜既不敢肆毒鄰里亦得救應令捕酒者空入之家鄰里至前則誣以拒捕官司不復明白則是捕酒之暴甚于劫盜也殺人者罪止一身

而老幼自若今一遇捕酒舉家拘繫非法受苦則是犯酒之罪重于殺人也大率公之論事皆深切著明攷究詳備玉音嘉獎嘗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臣僚所未及一一付外雖議有不同不盡見諸施用亦有遂著之甲令者五年再為參詳官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兼侍講職千秋官二年餘孝宗垂意刑章哀矜庶獄公乞重修法令謂中興之初首立詳定一司自建炎四年六月以前著為紹興法令四十年多編集監學貢舉常

平茶鹽等一司之法而一代條章因革損益迄無成書
敕局官多吏繁俸優賞厚因減冗官遽行廢罷舉數十
年之法一切不省建炎以後續降指揮二萬餘條若不
刪其繁重定其當否有司率用新制而棄舊法日移月
改輕重舛悞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而用之以售
其姦及今不為久益難攷乞明詔盡行編纂命大臣典
領而選廷臣討論庶幾筆削必當以杜吏姦以一民聽
上極以為然即令條具仍差大理二卿本部三郎官寺

丞司直各一員公遂兼重修敕令詳定官此四年之冬也他官去留不一惟公疚心修定以為己任推舉詳明通練之士以自佐訪求舊吏網羅故牘若一司一路專法不係海行者即釐送之一時申嚴或雖係續降尋即衝改者即刪去之于見行法中增損元文五百七十四條帶修創立者三百六十一全刪舊文八十三存留照用者百二十有八墨書舊文朱書新條年餘書成進書之奏公所草也謂將前後續降參以累朝法意酌以四

方人情攷訂編入各有看詳案冊明言去取之因而例
不以頒降欲申敕有司凡州縣于新書有所未曉許條
具申所當以元修因依行下孝宗取進本列于選德殿
之左右朝夕觀覽嘗宣問所疑隨即奏對上又取條冊
指問與所奏俱合嘉賞再三曰文字繁摯不易盡記留
意所職乃至于此對曰此法將與天下共之況屢承宣
諭敢不盡心他日又問如初遂亟稱于宰執有忌公者
遽入譖言賴聖明不以為信爾後屢更修定今凡再易

矣其規畫大率循公之舊而精力不能逮也上又嘗問
本職事刑罰黜陟豈無過差公因奏溫台大水郡不以
聞使之具析以守臣王之望嘗為執政陳巖肖為從官
特免違慢之劾乃移罪二漕各降一官上云亦覺未是
待作一名目改正公又奏知其未是當明以示衆若別
作緣故則前失仍在不若徑改之有旨改正又奏知信
州趙師嚴補糴前政所虧常平米方及半而坐擅用鑄
兩秩永不得任親民提舉李庚已嘗申明送饒州取勘

亦以不行檢察坐之且不得與監司雖欲示警而皆不當其罪案上皆得追改前命辯台民楊大任匿盜而能告捕不應坐以越訴即依條給賞仍免其罪論一案推結之法屢變會問無期獄訟淹延即令別行立法時尚書周公執羔韓公元吉樞密劉公珙以強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侍郎林公栗為右司謂今之強盜非親下手已殺人者類皆不死請依太祖舊法賊滿三貫者皆斬公恐遂行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強盜豈可恕用舊法

而痛懲之何為不可惟是天聖景祐宣和以來益用中典太上與民更始非以刃殺人者一切貸死遠近歸心循襲既久寢失禁姦之意今已議為法六項犯者依法處斷非此而但得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矣此輩雖愚豈無黠者為謀知有可生之路志在得財而已所全尚多若不分首從雖不殺傷悉皆抵死則凡得財鮮不及三貫者此法既立未必能禁其為盜彼先以死自處則被盜者將無噍類為盜者無復全人究其極而

計之死者益衆矣陳公良祐為諫議大夫請取案例公以見定一案聞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纔四人若如舊法則百七人俱死遂從公議借吏部尚書為六年賀金國正旦國信使歸至盱眙得印榜云今後犯強盜並依祖宗舊法所有六項指揮更不施行到闕未及結局即以不得其職自列求去上聞其詳即日復行六項之制至今遵用焉有請以大辟奏案如情理可憫即上朝廷若情法相當者止從刑部審覆行下

公以為既經奏聞非有司所得自專當依舊例擬斷降旨處分尤見詳審欽恤之仁監司按發官吏不得送置司州軍根勘紹興之良法也久而寢紊為弊亦多公由嚴之使見有違戾者並行改送勘院翻異當究問其詞具申監司有詔物價騰踊以絹定罪者每匹增為三貫公乞以錢定罪者亦如之其明罰敕法助聖朝好生之德者未易悉數也使金之役權要為輔行公在朝累年于人甚周而介然有守未嘗與之通至是惟議使事相

處亦不為異惟不能過為奉承事已又疎之衆服其裁
正而其人自此不相樂矣時孝宗方欲經略中原使回
者或承順旨意過為大言公歸首以為問因具陳經行
所見聞者上曰如卿所言則未可為攻取計耶公頓首
曰誠如聖訓今日豈可輕動且須益務內治以俟機會
耳玉色不悅公又曰臣不敢妄論迎合聞者以為名言
七月除權吏部侍郎九月兼權尚書再置敕局兼詳定
一司敕令先少師嘗為吏部郎仕者脫兵火亡失文書

訴者日集躬為辨析吏不得蔽建請改官狀五紙之外
許令改舉聲績卓然公少親見之自為郎嘗歷三選以
至長貳清通簡要兼古人之長建明尤多率以先德為
法或曰今日凡事從窄非曩時比蓋有務為沮抑號能
任怨而至顯用者公曰方且鄙之何忍效尤乎調官陳
詞者多孤寒之人于此不為留意使不得其平尚謂之
銓衡耶由是鬱者得伸滯者得速求者得遂人人感悅
亦未嘗屈法以從人其有不可明以告之退無所恨辨

宗室及陣亡人女夫不當在七色之數乞恩科權官選人願致仕者請以厯過嶽廟為攷修正川廣定差之弊命官被訴不經勘正者免關刑寺注籍以妨差注縣令臧否欲俟其任滿奏聞案後收坐不當之人止就部檢照免行下取會又條列部中留滯節目附赦施行皆欲去弊剔蠹使選法流通以為公私之便中使嘗夜傳旨學士院袖出資治通鑑一冊指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無此弊其說可與不可行來蚤面對退即呼燭

草奏既入先歷陳數項謂事與今異弊雖似之其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更試一言因奏正恐言不能盡曾筆于紙深夜書寫不謹上即令展讀讀畢不敢留中退至廡下又遣宣取且云更欲詳觀可遂留下宸眷日隆會當郊特差克鹵簿使人知枋用有漸而忌者愈甚竣事力求外祠上亦知之七年正月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侍從館閣諸公賦詩留題以餞行色今石刻存焉還鄉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遇事風生不勞

而辨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為島夷號
毗舍邪者奄至盡刈所種他日又登海岸殺略禽四百
餘人殲其渠魁餘分配諸郡初則每遇南風遣戍為備
更迭勞擾公即其地造屋二百間遣將分屯軍民皆以
為便不敢犯境後左翼軍徂于盜賞忽又報侵犯徑捕
至庭自以為功公曰毗舍邪面目如漆黥涅不辨此其
人服飾俱不類何耶察之乃真臘大商四舟俱行其二
已到餘二舟以疑似被誣公驗其物貨什器信然軍人

猶譎譎不已公諭其將曰使真是寇賊固不應縱捨既知其為商旅又豈得陷以深文始皆退聽即使盡入來遠驛所販黃蠟償以官錢命牙僧旬日間遣行軍屯城外有入盜庫銀者踰垣而出為邏者所偵反執而歸誣以為盜而上之郡公已得其情仍械邏者使參對失銀十二錠得十而遺其二主將辯數甚苦公不為動已而軍士首伏即其所害取之皆伏辜微公明察善處則俱失其情矣蕃商雜處民間而舊法與郡人爭鬪非至折

傷皆用其國俗以牛贖罪寢亦難制公號于衆曰安有
中國而用蕃俗者苟至吾前當依法治之始有所憚無
敢鬪者三佛齊請就郡鑄銅瓦三萬片舶司得旨令泉
廣二州守臣監造付之公上疏極論其不可既犯中國
之禁又為外夷所役獨不與南外宗正司廩給歲廣久
以為病公撙節用度增價以糴民始免于苛取公再歲
兩求奉祠九年以治行尤異除敷文閣直學士再任賜
衣帶淳熙元年申前請始有興國宮之命歸次延平除

知隆興府兼江南西路安撫使赴闕奏事甫入國門即
令引對臨遣甚寵江上有篙師謀害主人而據其女因
有資財女聞公威名密告縣令公為究治得主人夫婦
二屍于神祠之傍冤始獲伸吉民王氏雄于財怒武尉
之不容冒佃官地誣訴于州尉不屈夜歸過其門使人
折其足事達帥憲公同奏其事且謂父子皆以賢得官
恐從未減無以懲姦乞先除其名孝宗閱奏震怒徑下
所勘建昌軍皆黥配嶺海併坐推吏之受賕者江右無

不快之五月茶寇賴文政等起湖北自湖南向江西帥
司即令境上防託江西所恃惟贛吉將兵亟遣未及而
賊已入境與吉兵遇一使臣死之以湖南曾戕官軍至
此又小勝止為逃死之計遂據禾山洞公遣副總管賈
和仲總數州之兵以討之和仲老將意頗輕敵或已議
其狠愎難任然兵官無踰此人者未及出門而得旨果
以委之主帥調發而遣牧領兵職也武人謂朝廷專委
凡事寔不相關一到賊壘暮夜驅迫將士入山反為所

覆不可復用又遽遣約降至折箭為誓人知其為詐而不寤賊立旗幟為疑兵由烏道竄去兩日而後知之六月初有旨湖南令帥臣王炎節制如已入江西即令賈和仲統率四路人馬討捕是時猶未委公及和仲輕舉妄發將兵已潰賊勢日張則乞就委江州都統制月末始得金字牌令公節制大暑中兼程而進洪至吉七百里勢不相及賊亡命習險阻常隱叢薄間弓矢所不及官兵驅逐接戰十餘殺傷相當多猝遇于陘隘之處交

鋒者不過數人餘已遁去不知蹤跡使荷戈被甲之士
與之追逐雖欲列陣併力有所不可既遂入廣而又復
回初就招安列六百餘人後止餘百輩則知所喪已多
勢既已窮而有許拔身自首指揮間有禽獲者亦言本
非克逆若開其生路必來降矣遂以小榜具載指揮募
人入賊賊云望此久矣苟得曉事文官來即當隨往提
刑辛棄疾同議遣士人偕補以行而公已罷盡復逃去
未幾興國尉黃倬請行正合前說遂降公初以和仲敗

事自劾降龍圖閣待制會有為和仲地者又降集英殿修撰後帥既以儻功受賞公遂落職南康軍居住至四年自便十二年始得外祠十三年高宗慶霈復龍圖閣待制十四年再奉祠十六年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紹熙改元盡復舊職二年致仕兩朝即位之初皆有詔求言上又賜詔書撫問賜銀合茶藥公退閒既久無復用世拳拳憂國終不弭忘疏論天下事各數千言慶元五年十一月朝家優老特除敷文閣學士賜衣帶鞍馬

六年秋初感疾七月庚辰薨于正寢遺奏上贈四官官
一子娶樓氏封碩人先二十七年卒于隆興男三人端
中奉議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立中宣教
郎知婺州武義縣丞沿檄歸省弗可久留方將丐祠就
養而公亡矣議中將以遺恩補官女四人三蚤天一適
奉議郎知福州永福縣事樓鏘孫男四人之翰承奉郎
監嘉興府華亭縣市舶務之幹之輔之範碩人以淳熙
五年葬于慈谿縣石臺鄉龍潭之原諸孤將以十二月

丙申奉公之柩合焉禮也嗚呼公之為人幾于全矣少而孝弟稱于鄉黨長而聲譽振于場屋入仕則公勤廉恕施惠于民立朝則忠諒精白結知于君用雖不盡退而居鄉高誼特達四明素為義郡至公而忠厚之風益盛焉天性樂易于人無不容而風裁自高截然有不可犯者其在朝行史文惠公有同年之好錢公知獎最深魏成公少小相處如兄弟蔣丞相同為宮僚王侍御伯庠實為姻家前後同時公樂于平進既無附炎之迹又

不涉于指議公精敏而寬和處事有體其在禁路尤為
梁文靖公陳正獻公及今少傅周益公所知惟虞雍公
與史魏錢三公不咸雅不相樂徐而避之孝宗察見隱
微幸保終始方龍曾鼎貴一時諸公不事孫劉者蓋寡
龍在閣門聞諭德之除亟稱以為當有史官坐中問曰
亦與之熟耶龍曰在此未嘗往來某少為三衢兵官只
見人說江山汪縣尉之賢如出一口聞者益以此服公
之介曾向有簡驩之嫌隆興之屢貶南康之久謫既歸

而八年不得祠多其力也時碩人未葬豈不念歸史公
風公通書修好謂求進則不可不爾恐梗歸計公歎曰
若能為此前必不致相失竟達空函貽羞千載老矣一
聽天命耳後得善脫史公深歎美此節每以語人謂不
可及南康之行親戚恐公未免撓懷或致摧沮公方挹
送行者曰使某年近六十以恩科得官今赴星子一尉
豈不為我賀其曠達類此既至樂廬山之勝杖履徜徉
登臨自適若將終身者借書郡庠益沈酣于史冊上下

數千載興亡大槩下至裨官小說罔不該究塗中和淵明歸去來辭平易精切視前輩無媿佳處或出其上遇觴容則使歌之王魯公謂公不求復用公聞之曰求之廟堂而辭之君父非自欺乎既登七十即抗章引年求致其事朝論以為高又予之祠再申力請其後諸公相繼得謝遂為清時美事實自公發之尚書鄭公丙貽書曰公少某二歲先吾著鞭矣始少師以深仁厚義稱于世嘗曰事事上行方便物物上有利益此吾志也公又

能推廣之少師奉先塋素謹公之葬二親皆力貧襄事
規樸宏大纖悉周備鄉人視以為式既畢窀穸假貨經
營久而冢舍方就廬居終喪拜埽之外諱日必親薦羞
于山間南城祖隴外家王氏奉川諸墳一一經理可為
永久三妹尚幼竭力嫁遣俱得所歸聚族寢衆闢先廬
房宇百餘楹皆身任之內外百口獨當家務出私財以
佐用者二十餘年凡公所得盡為諸院公費又以及女
弟之貧者二外孫既孤收養至今官賦輸送皆親為之

不以累兄弟又得整辦無一金之負少師既任諸子晚
歲一以及伯氏長子行中次當及公位以伯氏子衆推
以與次子積中尋又奏其二子得中稽中又及季弟江
州之子敏中既拘限員將復與叔弟之子闡中而不果
然終念之厥後江州沿公之意命以一官甚愜初志而
公之孫令尚有白丁焉兩宮聖節非有疾未嘗謁告子
弟之已仕者必使之俱行曰汝曹世受國恩終歲閒處
獨不能以頃刻之勞效後天之祝乎宗黨有急以公為

歸產業素薄僅足自給納祿之後用亦寢窘隨力周施嫁人之孤女葬貧者之喪不知其幾敘宗盟及累世外門姻黨宗派條列號興仁錄以遺子孫使之不替親好豫營美櫬嘗輟以予人至于再三無靳色家有一池鄰里來汲每歎曰安得有財如水以濟人之欲乎力既不及遂率鄉之人為義莊首割二十餘畝以為倡衆皆競勸至三百畝又得郡中益以絕產二頃凡賢士夫之清貧身後不給者量多寡周之買地立莊于城西門之阿

親為約束防閑曲盡可謂無窮之利庠校自兵火草創
歲久寢圯勸率巨室且為之文謂崇釋老之居以徼福
不如新夫子之宮以助風化首創儀門聞者不約而趨
黌舍一新冠于東南冬至歲旦序拜有規主盟斯事少
長以禮推年長者為學賓遇釋菜則為祭酒自編于布
韋之間以為一鄉矜式凡里中義事率自公倡之賓客
造門必與釣禮不問遠近必親謝其門性不喜飲而好
客觴豆不至過豐而情意周備歲講壽席自為歌詞皆

安分知足之語人多傳誦會者不下百客手自勸酬連
夕不厭貶及僮僕無不霑給間赴宴集必盡主人之歡
危坐笑談雖達旦不先退真率之約觴詠琴奕未嘗以
爵齒自居此皆終身行之後生之官多以卷軸求教公
樂于訓誘隨所職一一以告能行公言者多著能稱真
一代之吏師也成就人固多矣而薦舉非名士不預樞
密大資政葉公翦方為掌故公一見識拔于稠人中尚
書錢公象祖侍郎劉公孝韙史公彌大經略潘公時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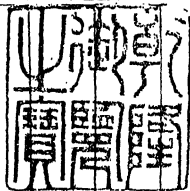
田鄭公鶚簽判沈公銖皆卓然者其他汲引光顯于中外有知人之稱晚更篤學如少年書生有適齋存藁二十冊觀書手抄曰適齋備忘十七冊取唐宋名公詩集編為詩韻四十冊又有漫錄訓鑒等書端中等方會粹俟他日鋟木以傳今藏于家鑰曾祖金紫娶翁氏公祖母陳氏翁陳出也兩家少師為表兄弟行又甚相好先君工部遂締姻焉公之碩人又鑰從伯父之女交婚至今如朱陳然先君依甥館鑰輩生長外家蒙外祖教育

之賜事諸舅如諸父受知于公尤深且久公為禮部秘
監時鑰留侍側護客使金皆許侍行晚而僥倖與表兄
華文閣直學士陳公居仁繼登從班居素切鄰公既謝
事而鑰得奉祠六年之間有行必從有唱必和徒步往
來殆無虛時劇談傾倒其樂無涯去歲老母年九十公
少十歲鄉閭合慶元夕之後簫鼓相聞暮春方止歲晚
公既為真學士老母亦進封信安郡太夫人郡奉詔旨
均致粟帛羊酒之賜皆為一時之盛平時慕白樂天之

為人仕俱至尚書白以五十八歸休猶一出為京尹公
之歸又先二年而壽過之以適名齋宜靜名室畫履道
宅圖于屏且書池上等篇于其顏後又易以無可奈何
之歌詩造平淡能道人情曲折和達哉樂天行等篇置
之集中殆莫能辨也鑰嘗與公同閱石林避暑錄話論
樂天事甚詳公厯言出處大槩慨然而歎謂吾非敢追
配古人而大略偶似之鑰遂錄于冊益公見之賦詩甚
工以公比樂天尤切公曰雖不敢當然足為不朽之榮

矣遂磐石寘適齋中公既有疾時問安否一日奉版輿過公笑語竟日不見少異纔隔再宿有報公之疾變者亟走牀下則已不可為矣藥石檜襪皆所不及嗚呼公豈厭塵世而徑仙耶何去之速也內行修飾名節純全壽考令終幾無可憾惟仙風道骨必謂上壽禍起非意最為驚痛聞公之亡者無問貴賤大小駭怛赴弔相向而哭俱為盡哀鄉之達尊郡太守而下至庠校之士相與設奠而寓哀于文皆盛德之感也鑰痛徹肺肝固已

不堪若太夫人之悲慟深不忍聞行道之人所共歎也
諸孤以葬日迫近未遑求銘于當世儒宗俾鑰敘次行
事竊自維念愛我撫我莫如吾舅而知舅之詳者亦莫
如鑰公之名位至此小官時事不必屢書痛惟侍坐之
次公厯言入仕之初以至通顯凡經區處者歲月姓名
一一不忘聞見所及既不可勝書謹擇其可法者備載
之不嫌于詳也他日定謚法秉史筆者庶有取于斯焉
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八十九

九十九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朱忻

謄錄監生_臣蕭志鴻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八十九

宋樓鑰撰

行狀

華文閣直學士奉政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

陳公行狀

曾祖砥故不仕妣林氏

祖嘉謨故贈右朝奉郎妣黃氏贈安人

父膏故任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累贈特進妣蔡氏贈
安康郡夫人汪氏封咸寧郡太夫人贈新平郡夫人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孝義里陳公居仁字安行
年六十有九狀

惟陳氏胄出姚虞為世著姓後漢文範先生以來世系
蟬聯皆可推攷七世祖司直避五代之亂自光州徙于
泉之莆田國朝陞邑為軍至今衣冠不絕特進宦游聯
姻四明遂著籍慶元之鄞始特進來依甥館公以建炎

己酉生于奉化未及月而寇攘蜂起親黨竄伏窮山公
在襁褓不作一聲同行相與言曰此貴子也少長穎悟
性不好弄厚重如成人十歲已學屬文特進以文章氣
節望于朝始分教汾州佐延康張公克戢守城捍寇知
惠州值曾袞之變徑至賊壘譬曉之賊氣奪而降為御
史四明有僧法恩謀不軌而事覺或請屠城以示四方
力論多殺非聖世事得旨赦不在法恩之籍者又爭之
謂籍餘萬人其實不足稽據況皆脅從願悉寬宥兩州

皆賴之其大節如此宜其有子也公幼時侍立聞汾州
事能憤然激烈特進為泣下且曰此兒當大吾家特進
嘗語之曰似聞欲以我使敵固不憚行汝能任家事乎
公曰大人惠州見賊時未嘗反顧今尚何念某雖幼敢
不勉特進益奇之甫十四歲而孤執喪如禮新平夫人
挈以依外氏誓終靡他公尤盡孝養相倚為命勉之學
益自刻苦有一日千里之敏外祖少師外祖母王夫人
撫愛如己子以特進遺澤補將仕郎調信州鉛山尉連

取漕薦紹興二十一年登進士科特進舊與秦丞相投
分至密時御史多由此大用嘗風特進論一二大臣堅
拒之而抗疏求外坐此左遷而弗能害也時秦公威柄
方盛喜公取世科或勸一見可得美官公曰是有命焉
終不自通鉛山當孔道盜賊出沒公設方略部分而屬
使之盜不得發嘗以公事忤泉使及行縣以威脅公公
請納告辨白退束裝以俟劾使者竟負媿去繼之者翻
以此知公授永豐令改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

糴場隆興元年孝宗修高廟聖政妙選僚屬時參政范公成大為和劑局與公皆自筦庫中兼檢討官二年改滿當改秩既已進卷丞相壽春魏公使金公嘗學事之辟公為書狀官時和戰未決敵兵在淮北人請恟懼公以身許魏公至境上議久不定突騎大至上下失據公欲上馬猶從容舉酒告魏公曰先生冒寒且酌此觴觀者壯之既退京口尋復北向真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遣諭敵兵開道而入皆引滿以待魏公察公無懼色

喈曰仁者之勇也卒遂成禮減歲幣而還公之贊畫為
多改左宣教郎以奉使賞轉兩官差克諸王宮大小學
教授時魏公日貴乾道元二年間進秉國均公方忍貧
需遠次閉門讀書未嘗求進初虞雍公一見奇公欲引
以為用公不欲就六年始赴又導公言兵謝不能退以
書抵之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為大言終必無成幸
成亦旋敗雍公為之動色踰年始為軍器監主簿明年
宗寺闕官競謀攝事以希寶牒之賞俄得堂帖權丞宰

執謂公曰求者紛然擇不求者授之輪對奏立國之要在規模先定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公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無定論不知何者為規模上曰此則隨機而應公復奏發號施令使人必信可也今朝令夕改人得一闕臨時更易尚不能保外間至有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已差下人別與差遣之類此不可以不戒以錄本納政府雍公曰適已見之規模即前日定力

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遷將作監丞國子監丞秘書丞再對奏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正恐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又非兼用之本意上曰只為文臣太勝要當扶而正之又奏聖慮甚至但又不可過恐復至于偏勝又奏邊民盜馬事宣諭直旨行下少蓬去位公專省事臺察奏太史局生所學淺陋請增三二書以試之公顧同舍曰國家禁此等書嚴甚不應用此增試無敢忤御

史者公入奏上稱善即寢前議議者不樂公乞去相君
堅卻之且曰上方譽美未已將上則御史不安是年郊
恩賜緋薦攝禮部郎中嘗奏論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
之士上曰知名之士試舉一二公奏如周必大洪邁久
在禁林不待臣言李燾莫濟豈應棄之俟國上欣納甫
數日首召李公尋再請差知徽州時朝行三數人以故
去皆乞免對公不欲為異亦乞免謝辭上指曰陳某無
他可令陛辭而行臨遣甚寵且曰方欲用卿乃遽求去

卿其清省獄訟盡心民事政成當召又謂大臣曰陳某
論事明練貌類汪大猷曾丞相曰是其甥也淳熙四年
赴郡郡自五季楊行密割據刺史陶雅宿重兵賦入倍
旁郡祖宗削平每下寬令又以山多田少米則輸八折
十絹匹當重十二兩徽獨止十兩左帑忽加退剝守遽
使如今民益不堪控訴徹聞上慨然欲蠲之出自睿斷
謂申舊制恐悍吏或能重為民病乃命並輸十二兩而
舉郡所輸之數率十二匹而蠲其二以絕並緣之姦公

適當其時官吏奉行過當揀擇太精公即諭告而痛革
之時版曹威嚴無敢忤之者公貽書謂天子節經費以
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自今苟中度程隨至
輒受敢豫以告已即自以名銜受輸植二表于庭有中
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老校抗聲以告親為分
明之鈔至隨即批銷人無留滯吏不得搖手實惠確乎
及下秋苗益選良吏減加耗之甚者石可四五升民往
往裏贏以歸徼之政甚休而得民之深多此類又連歲

大稔米至不論錢民以為數十年所未有也郡有大溪
歲晏民未病涉忽鳩工造渡舟數十艘莫測所用梅霖
暴漲遂得以濟始知公先事遠慮之效自是歲一舉行
抵今賴之既新軍資庫造閱武亭復于郡庠創御書閣
甚偉皆取于餘財民不知役聽訟明敏剖析滯事情法
曲盡或至千言鄰境有詣臺省願得公定斷者御史府
索案去官吏創見為之股栗公略不排比徑以授之御
史亟稱于朝曰古之良二千石也既受代吏民遮留真

有截鐙斷橋者公由他道去父老或送別數十里外生
為之祠去郡十餘年遇生日郡人必來拜壽後赴武昌
取道郡中猶聚綵揭旗填擁道路亡慮千萬人非素有
以感其心顧能爾耶還朝入對褒諭再三首曰新安之
政甚好從臣臺諫屢為朕言且舉卿所斷水利之訟為
之賞歎不已奏劄四篇皆依奏付出其一乞編類隆興
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
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也上讀此數句

至再曰可謂名言其二論絹賦匹數既減吏胥市例大有賸削恐後日復有苛取重擾乞加告戒上曰變法之初賴卿盡力方成實惠正恐後人未能遵守尋即御批行下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如敢違戾具申尚書省取旨重作施行初在郡因奏五事末章極言歸正忠順過于優渥而戰士反輕雖曰猥多固自有十三處戰功之別此輩皆出萬死策勲之人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牛給至丐于市軍士歎恨有解體者乞明詔優恤以示終始

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上覽之嘉歎會駕幸白石
大閱即以是日出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為之
呼舞至是上又稱向來五事中論戰功事甚當此曹既
曾為國盡死力豈應老不加卹卿于職事之外能用心
采訪尤見為國公遜謝玉色甚悅且曰便當用卿自是
受知益深矣翌日諭大臣曰陳某詳練敏達為政極有
聲奏論又切當且留為郎以俟用遂除戶部右曹郎官
會要書成奏篇適在除郎指揮之後特旨轉行朝議大

夫且語丞相曰治行方為天下第一官不足道嘗兼攝度支貳卿欲援歲例從南帑借貸公曰用度方殷援例或不從則無策去歲明堂借撥左帑金帛莫若徑乞撥還上初以借貸不可為例知為還撥即許之貳卿曰公之先見乃爾耶再兼禮部會樞屬闕員方以著庭名進擬上曰陳某今何官對曰今為郎上曰豈有人才如陳某而可久為郎乎即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二樞不受私謁差遣恩例悉令投牒送檢詳所公為之攷令

甲酌故實可否立決右選翕然歸心年除歲遷徧厯左右司三年至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天下事上于政省者無不關都司公處事明審持心忠厚議論寬平咨白又為明暢執政曉然易從間有不可隨事辨析終歸于是乃已退亦不以語人諸公由是開心相予綱餽調撥展轉失序謂如湘潭來赴昇潤江西卻上荆鄂之類道里回遠費倖滋繁公盡搜故牘攷閱程限擇其便且順者更之計歲省導行費等百餘萬緡賞典不預軍

屯得米既便且速嘗因輪對及之上曰非卿忠于體國誰能及此又歎曰似此非一端本為貪賞如此鄭重人樂因循故不能改耳荒政方急事有便民者立為稟行徽旱尤甚蠲放至八九萬緡嚴婺亦且十萬會有論徽饒二守捄荒無術又有言流移多二州之民上震怒皆至追停自是守令罷者相踵公奏長更不能奉行黜免為宜但送迎費重文書斷絕職業且廢今既罷去其太甚者餘或有聞請姑從鐫秩以責來效上深納之先是

文書之下六曹指定勘當者三日之限或逾月不報公
摘其尤者繩之長貳徑白宰府請從閣略公曰六卿雖
尊事在有司安可慢令吾位固卑所以糾六曹者安得
以尊撓法卒治之朝綱為肅刑房獄案如山翻閱不倦
一以平心應之謂有罪幸免則寃者何告以故平反雖
多而無失刑士夫陳理恩賞改正過名有所拘閹者一
至都司鮮有克濟公曰吾豈賣恩者若一切沮之則吏
愈弄權失職者何賴躬自疏白不以屬吏有任滿賞為

部吏所格者公詰之乃曰指揮中有自今後之文公曰
前乎此後乎此者皆得之矣指揮本欲從寬今乃為汝
輩舞文之具耶徑為放行且請刪此三字以絕吏姦又
捕盜賞有執續降為言者公曰格改之法不可用乎吏
駭服大禮之後埋雪紛至公為之裁訂擇取七一皆當
改正丞相難之辨論數四艷然曰檢正自將上則可公
曰丞相以為多耶某于二百人中精覈得此皆坐罣誤
而沈抑者願推內溝之念而行之固爭不可退各疏其

冤狀且欲引去丞相徑以公手疏者將上上一閱之即
曰陳某精審尚復何疑便與施行廟堂嘗啓擬某人能
文上曰朕但聞陳某能文爾是歲攝侍立者三嘗因旱
求言公應詔乞公卿務行寬大頃歲監察御史京鏜極
論從窄之弊已蒙開納此風未革殊無和平氣象聞者
矧之仲冬上謂宰執曰欲令陳某奉使聞其有親能為
朕一行否試諭之公回奏有賤息可以奉老親惟命之
從遂借吏部尚書差淳熙十一年賀金國生辰國信使

正初陞辭公嘗兼領左藏三庫上首曰每以繁劇相浼
備見忠勤但非所以累賢者耳祖宗用人不拘清濁全
才須詳試乃見公奏每恨駑蹇不足以共煩使褒諭非
所敢當也使還除起居郎入謝上曰卿端靜自文將處
卿以清要久矣去歲欲用為諫官今日立螭不必多謝
論圩田多勢家所據使水無所潴復無所泄圩田未作
歲多豐稔作圩以來水旱屢告利害甚明上稱誦久之
又曰卿今在邇班凡有所聞悉當忠告會西掖暫闕即

令攝事曰朕亟欲觀陳某詞命兼同詳定一司敕令上
曰朝士中如陳某惟善是從所謂心平氣定之人也明
年春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避有察官奏旅
櫬之殯寺院及十年無子孫祭省者許自與焚爇公即
繳論謂如此則緇徒之無賴者得以藉口而子孫之不
肖者亦得以挾詐請增為二十年必經涉郡邑為之勘
驗得實方許埋葬仍標識以待其家尋訪上大悅從公
之議曰臺諫給舍多成一律如此方見和而不同時金

使不通人情多疑公因對上問卿比出使見其情狀果何如對曰必不動自古敵國欲有為必匿其壯士健馬今呈露無餘又其上下習驕以兵為諱決不輕舉顧在我不可不備臣以為外敵不足畏而內患不可忽也前郊祀四日除中書舍人人益知上眷之渥陞兼詳定既謝上曰已將宿齋百冗中忽記得卿未為真豈應更過二郊耶公曾以足疾求去問勞尤篤且曰當自處一方賜卿須是就補中有去風藥乃佳移時方得出奏劄論

上有恩惠而小民不預名為寬逋負足以惠頑民耳名為赦宥罪足以惠姦民耳願因慶赦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一半上笑曰正合朕意乃于赦中之公在詞掖最久論事不為苛細而詔令有不便事關國體人所難言公輒論奏率蒙報可安定郡王乞封妾為夫人公以癸丘同盟事繳奏他日入對上迎謂曰所論子彤事極痛快且是有補風教朕為之擊節不已奏事訖求去上曰今氣宇大勝前時何為及此對曰進退之義

所當講明況近列乎上曰朕用卿之意殊未艾又嘗論
朝廷之事失于好詳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令陛下親細
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紊大體願深思漢明帝黃老養
性之言俯循唐劉洎多記多言之諫舉綱要以御臣下
省知慮以頤精神上曰邇亦自覺叢脞遠近大小之臣
未曾及此尤見忠誠次日語輔臣陳某之言甚忠卿等
相與持守簿書細故可省即省不必繁瑣自今亦當少
降指揮中書務清方是朝廷之體全在卿等留意熟復

其言可也後數日王丞相以外郡財賦事奏上曰前此
方言之如此則又非陳某奏劄中意朕不欲自催幾錢
此當責之監司方說不可叢脞不應又爾丞相以下媿
謝此事已編之聖政中閣老李公巖出疆以闕官奏上
曰陳某一人足辦不必更差他人內相洪公邁典貢舉
復命兼直學士院王言俱出公手應之不繁上臨朝嘗
曰官欲擇人信非虛語向來中書或用三人今內外制
獨陳某一人當之略不見其難時因邏者興獄公奏長

吏帥屬有賊不効至煩陛下自用耳目既非執要之道
又恐人不自安乞詔內外長吏各公心攷察陛下端拱
責成可也伺察之風誠不可長又論列聖德澤至深自
熙豐變更崇觀侈靡利源日以浚廣脂血日以朘竭今
賦入數倍于昔而大農調度略不少寬日以益甚聖心
焦勞固欲省賦以寬之而養兵所仰有不可闕然今日
曰養兵明日曰養兵是終不可為豈不深可慮哉願詔
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以其可省之數定為蠲除之

目所以續民命而壽天下之脈豈止召和致豐而已哉
上皆是之一日從容謂輔臣曰陳某老成凝重可大用
葛邲亦其人也又曰使是人坐廟堂自然安靖和平天
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秋復丐外上固留且曰卿忠厚
而疏通朕大用之意已決切勿曠也冬高宗升遐醫官
王涇死有餘罪止從鑄官編置公勃然必欲寘之極典
率同僚俱入奏省吏謂無前比公曰臺官既許全臺省
官獨不許全省乎極論之得旨貸命杖脊于都市刺配

筠州無不快之給舍久無連銜之舉至是復振矣思陵
之役臺察漕臣相繼以戒苛擾節冗費為言公獨奏櫟
宮應辦事重期迫不無繁擾議臣不得不上聞陛下
不得不加申飭臣剽聞沿路八頓只作二頓翻滾酌獻
神幄亦欲轉移酒果微物三日一易過為裁抑四方何
觀願存大體毋至削弱以全送徃之孝德壽宮官屬兵
衛宜與寬假上瞿然曰人但以浮冗當節不思反失欽
奉之意忽泣數行下曰向非卿言朕亦未悟尤見忠蓋

更降一詔明示朕意如何對曰不必降詔前日詔百費
自內庫支罷諸路州軍貢獻已自明白但乞持之以堅
則聖孝有光矣上曰卿每事盡忠而知體久欲置卿于
經筵適無闕近諫大夫有闕深欲處卿亟閱班簿在職
已二年不應下遷少湏徑為中司可也公力辭不敢當
上曰祖宗時必用淳厚忠直者為之卿正其選又固辭
上曰別思所以用卿數日兵部尚書宇文公价對方及
欒宮事上遽曰若欲省費斷然不可公與權禮部侍郎

顏公師魯俱久次宰臣奏各二年有半矣上曰顏某奉使回即與為真陳某則更欲少俟近及三年以其代言論事皆得體又甚盡忠俾久留後省須殊遷以報之十五年五月新平已被疾求對力丐外祠以便醫藥上卻之且曰卿每每要去可見易退即日當峻遷非平進也對曰臣豈敢以求去要進上曰尊親壽幾何何以致疾公對曰小人有母何敢當尊親之稱具以實對竟不許去公再拜復奏懇切上為之感額眷眷不已雖許留劄

子退及家則不允之命已頒上方之藥踵至次日旬休
十一日欲下除目宰執奏已遭內艱矣上嗟惻久之亟
賻以全帛公哭過于哀公卿弔者不惟惜公之去國而
尤慮公之幾于毀也服闕除集英殿修撰知鄂州鄂號
難治唐崔郾所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
者在今日最為重鎮三司鼎立尤費調娛及公為之從
容泛應三司如一家軍民帖服郡計仰商征公總大綱
加惠行旅而課入倍蓰人情翕然盡心力為之三四月

而領略江山得坐嘯之適政譽流聞以為前後所無有
寬賦勸耕曠土加闢築隄捍江水患遂除興國沔鄂之
間私鑄聚衆至數千人巢穴深阻寢成盜效公聞之曰
勢已滋熾緩之則害大急之則事生諸司欲調兵公曰
計必出此然民兵習知地理可使大軍持重以為聲援
不足平也密召總首諭告纖悉俾圖之不踰旬梟其魁
以徇餘皆縱使歸業始以奏聞仍乞分戍以鎮其地郡
有案樂寮以養窮民病夫歲久漸隳公為增大之具器

用給公田至者如歸焉紹熙三年進煥章閣待制褻治行也秋大比計使以外郡士子附試公固持不可則徑以勢臨攷官公度其必致紛爭五夜躬至棘闈之前叱外郡士毋得入譁者始定屯兵數萬軍民有訟平心而處隨輕重曲直牒軍中治罪主帥既樂其不相侵亦不輕貸由是感悅而知憚去郡數年人皆祠之不忘此豈驅之使然哉秩滿移建寧府俗尤勁悍動輒殺人公始治鬪毆尤嚴于為首者環視不勸止亦且連坐鬪者為

之衰息聞浦城有謀弄兵者戕一家數人鄰里擾動公
召左翼戍兵五十人授以方略計日擒之崇安又有因
告糴而殺傷者尋亦捕獲令上覃需公與二使者議此
輩皆亂民苟赦之不惟死者含冤將復出為惡矣遂誅
之而待罪自列境內肅然郡苦多訟蓋有專以把持誣
訴為業者家已致饒鑿空造事吏因為姦日不暇給公
親筆數百言疏其情狀示以法禁且戒屬邑無輕受妄
訴受者先坐之舉必行之令嚴反坐之法自此鉅訟頓

清矣寬宿逋十餘萬又代輸下五等繭稅民以生佛稱之公在鄂渚政聲行于江湖間建去行在所不遠朝家益知公為詳改知鎮江府適當洊饑請粟于朝謂郡有餘貲不應公再疏曰舊將所留緡錢十有四萬不能糴三萬斛以支兵食尚不足何以為振業計又不報直以書抵丞相曰丞相平昔以愛民稱一旦得政豈應遽變所守畿甸之近尚委而不顧遐方遠徼且將若何某願乞身以歸不忍千里之民徒為餓莩也始許稱貸公分

畫詳備講究深切委遣僚屬事無遺慮猶以為未盡乘
扁舟屏騶衛時一到給散之所苟朝去而暮可還者皆
不憚往有弊即懲有勞即勸至誠惻怛無不感勵吏胥
亦習知公勞瘁之意至不忍欺人人如使君臨其旁鑑
境均及全活數萬計他郡流移者亦及之邦人以為自
昔賑荒未有如今日者也始米價翔甚雖給糴以平之
正恐不繼又告糴于荆楚遠商聞之曰是陳待制耶俱
告于湘北計臺願以米就糴計使胡公瑑以書來曰公

之恩信固有以孚于商賈此事殆古所未見米舟皆至
價遂以平郡民不知饑之為害也前守造閘于丹徒鎮
欲取江潮以灌漕河而地勢高仰水終不登公為之撤
去改造石碓以泄靈潦父老因公按視羅拜謝曰固民
所願不謂使君慮及此也埭下巨艘連檣櫂比江許公
問風濤猝起汝曹安得無患合詞對曰沈溺時有之顧
無策以避耳公訪問舊有海鮮界港歲久湮塞亟往營
度鳩工濬治民旅相賀謂自此可以無恐矣又造二巨

艦以濟揚子之險皆為永久之利嘗有一僧設牒自言
結廬瀕江每為邏卒所侵擾願行禁止公察其庸悍詰
之曰距此幾何曰在鎮江江陰之間各數十百里公曰
吾得之矣地僻而介于二境官府既遠盜賊出沒汝必
為之囊橐僧懼甚立命尉曹掩捕果得盜數輩其中多
為便房曲室即破壞之悉寘于理撤其屋以增養濟院
籍其田歸焉吏民驚以為神咸曰此巨蠹也非迅雷不
及掩耳未易鉏治自此奠枕矣饑民既蘇帑庾亦立幾

不可支商旅久服公名願出于塗課入增羨公不欲多積又代下戶之輸器訟未息公自以向者三郡令無不孚此邦獨未盡服是吾之過也乃罰俸以自咎百姓咸悅憲使何公異聞之曰韓延壽之閉閣復見于今具列政績及此事聞于上三山謀帥公為首選加寶文閣待制邦人挽留不可迓吏至或詆之曰爾輩乃奪吾慈父耶赴鎮過建上父老歡迎如過徹時喜公容貌不衰無不以手加額福之屬邑十有二有去城數百里者豫戒

令佐母得詣郡專以靜鎮之推所以治建者行之八州
初入境領帥事狂民有嘯聚者公念攻之必散入旁郡
分遣迂兵數路要截如指諸掌裨校奉成算以行賊計
窮酋豪度不能脫皆自經餘數人定罪有差脅從者縱
去姦盜為之屏跡治宗子之橫暴申蠱毒之舊禁蠲買
鹽之宿逋優貢銀之市估內侍幹辦啓運官忽折簡相
要公惡其桀傲劾去之慶元三年二月召赴行在長途
冒雨得疾及闕遽劇既平待對蕭寺又為嵐濕所乘疾

復作力請外祠至再始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月庚戌抵家甲寅疾勢遽變遂薨于正寢甫歸即語諸子吾之病病矣仕至禁從五綰郡組事君臨民不敢有媿于心今日無可憾者惟先塋之碑未立義莊規矩未備汝曹其圖之其為我上章休致尋有旨轉一官致仕遺表聞贈金紫光祿大夫娶王氏贈朝議大夫居隱之女封令人先十三年卒贈碩人子男六人曰鞏宣議郎曰革曰晁曰弋通直郎新知湖州武康縣

曰卓宣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曰阜承奉郎鞏先一年卒革暴未命女一人未嫁皆前卒孫男四人允協承奉郎允迪允修允諧女五人長適紹興府鄉貢進士石渠次許嫁王埜餘尚幼碩人葬于鄞縣豐樂鄉橫溪西奧之原諸孤將以十二月甲申奉公之柩合焉公性資渾厚風度凝遠胸次洞然而臨事甚密與物無忤而見義必勇和氣襲人望之而意消至誠待物不能以形遁忠孝篤實始終不渝恥言人過寸善必取不以己長望

人而喜人之勝己自奉如寒素而周人之急則不計有
無善與人交久而逾敬道廣而能周雖有强戾鄙俗之
人一與之處自然降心非意相干恬不之較彼自悔忸
待之如初推賢揚善不遺餘力無一毫媚嫉之心人以
為不可及而公出于中心不自以為長也自為小官所
立已不苟出入朝行奏論一于納忠知無不言言無不
聽推誠薦士有味其言一時推挽多名流有致身法從
者林公栗夔州之罷上怒未已公力救之楊公萬里由

秘書監漕江東上疏留行皆人所難獻替甚多而不自表暴故天子信之而士夫推服在都司嘗以論事忤王魯公久乃信服曰吾之益友也知院胡公晉臣同省嘗曰舊聞名而未識面今自以為得師也給事中王公信每語人曰陳公一片心地所謂海內少雙少以文受知于魏丞相汪端明應辰進學不倦文亦愈工尚書韓公元吉稱之曰文詞溫潤有制誥體異時必以名世正獻陳公嘗薦于上曰前御史陳某在太上朝挺然為名臣

今其子賢而有文金玉之德絕似乃父文惠史公屢執手曰觀公人物器業必當鼎貴在相位時恨不得相成尚書程公大昌曰陳同年文章今日之巨擘而政事則龔黃當反出其下待制楊公曰陳公海內名勝某平生之知己也周益公尤愛公之文時以佳句誦于百僚上又薦之孝宗嘗曰某交游多矣耐歲寒者惟公一人此相知之最深者也特進之徙于鄞田廬之在莆者悉與羣從鄞纔有租四百斛仲氏蚤世尤愛其季每以自隨

特進捐館新平公中分以與叔父後以特恩補官卒
老于貧公時自窘于用而周卹其家甚至試郡奉叔母
與板輿俱行葬送婚嫁一力辦集二子諸壻及甥又皆
仰給久而彌篤二女弟適張氏王氏夫婦俱亡矣以張
氏中女嫁曾嚴州集又嫁其季女王氏妹生一子曰澈
新平尤愛撫之今上受內禪公在建命之奉表遂補文
資莆中宗族生事死葬無不被賜從弟翟仕于南而歿
其兄稚方教育其孤而稚又亡公取其季以來愛之猶

子也遂聯入太學兄子肇頗友愛而貧無以自存公以叩益公益公為感動遂官之公又命諸子斥田二頃略用范文正公義莊規矩以給宗嫻三山之行畫繡有光族黨接踵至戲下待之如一捐俸以給之親故有急無不周卹待安康之族不異汪氏義襟特達人有難及徽州招三衙軍立表于門有願行者躬閱之有一人疑其氣度不類卒伍問姓名曰雍彥恭詳問之則泣下曰有先人之遺澤可以仕厄貧故自棄為此公惻然既飲食

之命取文書來為召保任奏上且給其費命下又撫養之至數年在都司有稚子訴其父官廣中歲餘不得俸竟死歷券具在即堂白下左帑代支令本郡償納仍飭諸道小吏俸不以時給者劾長吏在建有嫗自言前推官之家夫婦俱沒二子乞食久矣求自便公訪其實乃華亭柳氏即為闢官舍給常平之粟取布帛于私帑為之買田又教以學去又以屬代者公之及物類如此者衆三事尤其著者公自宰掾以至禁從無歲不上丐外

之請或勸止之則曰叨在要塗不可待君相厭薄而後去晚臨四郡在外八年後來者多已得政或為公稱屈則笑曰前輩有言人生五馬政不惡與人處處為春風故能不薄其官奉職日謹精力德量皆不可及所至惠利及民水旱有禱率應如響若有相之者尤善因其俗以為政寬猛適宜鋤姦無所顧忌撫恤善良若不可解于心去徽之後尚為長慮論夏稅和買著在甲令兩數有差更法以後臣既去郡乃悉輸十二兩是欲輕而反

重請並從定制上從之徽人聞此感德深矣僚吏各盡
其情樂為之用賢者推轂恐後間有按劾皆甚不得已
而后發一吏一卒不至屬邑各置一厯守宰親筆往復
吏不得窺情實具見如對面語不待鉤距出奇而政成
于戶庭矣未嘗以私喜怒施一箠亦不妄用一錢非有
疾故不謁告惜官物如已物治公事如私事每日要當
一日必葺而便坐蕭然自謂凝塵滿室澹如也遂以澹
名室公退則讀故書尤熟于班左摘其精要為一編名

曰擷芳故公之文溫厚爾雅有二書之風有奏議制藁二十卷詩文雜著十卷藏于家諸孤將版行以傳世歷任四朝出藩入從飭已甚嚴了無玷缺天下之言長者莫先焉鑰亦汪出與公俱生長外家公見老母及舅氏尚書每興如存之感待中外諸表俱厚鑰既奉祠無時不過舅家聞公之歸謂當春容里社鄉人已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謠天乎何奪吾表兄之遽也始公荷孝宗隆眷垂上政塗而以憂歸今春召還謂必枋用及門而

病不能朝終不得究經綸之蘊豈非命耶嗚呼姑無問
此以公之仁原有餘竒寵福父意必享上壽而年不及
七旬以卒尤為可痛也薨之日上而士夫下而兒童走
卒識不識無不傷嘆內外姻黨哭之盡哀五郡吏民以
次致奠且道其邦人聞訃涕泣幾為罷市殆傳記所罕
見也諸子承公義方各以材器自奮輦嘗魁國子監第
兩以漕薦上禮部卓登紹熙元年進士科積善餘慶其
在茲乎將葬芾等泣拜求狀公之行知公之詳無如鑰

者又以舊所聞審于母氏舅氏謹書之將以告于太史氏而請謚于朝若處鄉治家之法皆公之餘事也不屢書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九